

# 流溢在乡野里的幸福(组章)

■仙源竹韵

朋友,如果你有一双善于创造的手,你就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如果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美丽的眼睛,你就能收获希望;如果你有一颗广施仁爱的心灵,你就能得到大自然的赏赐。

——题记

## 提(豫东音 dī)茅燕

“三月三,提茅燕”。

早晨放学了,我和伙伴们背着书包来到池塘边,在一片新出土不久的茅草从里,仔细搜寻着那种头儿尖尖、肚子鼓鼓的茅燕,小心翼翼地搜寻,唯恐漏掉一个似曾相识的新朋友。

殊不知,每天都有馋嘴的孩子们在这里找来找去,偶尔找到三五根总要庆幸一番,向伙伴们炫耀一下,而后剥去外面三两层青青的嫩叶,露出中间白中透青的嫩嫩的带着些许绒毛的茅燕,那种毛茸茸的、甜丝丝的感觉总能让人想起茅燕的好来。殊不知,长茅草的池塘边就巴掌大那么一块儿地方,你不去别人总是要去的,等到你犯过醒来,所发现的兴许是夜里新长出的,让你找到三五根这已是大自然对你最大的恩赐了。

在现在的孩子们看来,提茅燕是它们既羡慕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就那么一丁点儿茅草的草芯,还能时常让人念着它的好,以至于“屙屎提茅燕——一工两得”恐怕是豫东人对提茅燕最大的戏谑吧。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了第二年春天,孩子们仍念着茅燕的好,你会情不自禁地走到池塘边,走到茅草中间,寻找那种毛茸茸、甜丝丝的感觉和久违的思念。

## 摘桑葚

“黄鹂子来,提蒜薹”。

待到黄鹂鸟果真来了一阵子时光的时候,村里那棵高大的桑葚树,便成为豫东娃们心中的向往之所。

望着地面上麻雀们排下的黑屎和叨落的桑葚,心里不免要咒骂一番,人还没上去,砖头瓦块早已飞向了繁枝嫩叶间,伴随着人家房顶零零当啷的声响和花婶喋喋不休的谩骂声,几个孩子在惊慌失措中捡拾着击落的桑葚。等到用瓦块打不下来的时候,只好冒着肚

皮划破的风险,爬上高高的桑葚树,一解吃桑葚的馋瘾。那些将要成熟的桑葚颜色或浅红,或深红,味道酸酸的;已成熟的,或深紫,或黑紫,味道甜甜的,嚼之如饴糖在口,酸甜可口。

吃过桑葚,回到家当父母看到我的黑嘴唇之后,总要数落一番,说什么只顾贪玩,不好好干活指望啥吃之类。殊不知,当时离娘做好饭还要好长一阵时间,饿得人心慌啊。

可是有一天,我在树上摘桑葚吃得正欢,忽然一阵风刮过来,脚下的树枝“咔嚓”一声折断了,人差点从树上掉下来,自从那次之后我得了恐高症,再也没有爬过树。

伴随着甜蜜的味道,村中那棵最大的桑树早已被主人砍伐做成了家具。摘桑葚,那种猴急般爬树的镜头,早已镌刻进生命的年轮;吃桑葚,那种甜甜的、酸酸的味道,早已深藏在记忆深处;忆桑葚,唯有不变的是那种念念不忘的往事情怀。

## 寻黑豆

神秘。诱惑。充满希望。

黑豆,是天茄棵(豫东音 kuō)的果实,豫东农村人都这样叫它。其实,它的学名叫龙葵。

季夏时节,马路旁、小河边,一簇簇小白花开在枝叶葳蕤的天茄棵上,像眼睛,像星星,眨呀眨地闪烁在草丛间。

我数着太阳升了又落,落了又升的日子,今天黑豆该长绿豆籽儿大小了,后天该有豆子儿大了吧。那么大后天呢,大后天它们又该换掉绿裙子,穿上紫衣裳了。

盼星星,盼月亮,等过了三五天再次与它们相会的时候,不知哪家调皮的孩子早已把成熟的黑豆掠个精光,心里不免要懊恼一番,诅咒他们不该夺人所爱。还好,还有一些青青的黑豆在一天天长大,给予我新的希望。

仲秋时节,是黑豆大量成熟的季节,它们三五一群,四五一簇地散在繁枝嫩叶间,果真像小番茄的微缩版,只是颜色是黑的。那黑色的诱惑总能吸引着一个又一个嘴馋的豫东娃在割草的时候,不错眼珠地搜寻着散在草丛里的意外收获,收获着大自然的恩赐,品味着乡野的甜蜜。



## 摘马泡

相貌平平。像瓜而非瓜。总是给孩子们一种吃瓜的感觉。

盛夏时节,田野里,沟渠边,小溪旁,均能看到马泡秧的身影。它们有时与大豆、芝麻、玉米一试高低,时不时探出头来,仰望天上自由自在的云朵,心生羡慕;有时又像撒泼耍赖的孩子,匍匐在地面上,藏在草丛间,无忧无虑地生长着、快乐着,孕育着它的子孙们。那黄色的小花虽招不来蜜蜂蝴蝶的上下翻飞,能让不知名的小虫子一饱口福,已是花儿对虫子的最大恩泽了。那些对马泡不了解的娃娃们,会欣掉马泡秧回家喂牛,孰知马泡秧味苦又拉喉咙,没有牛儿、羊儿愿意吃它们;有时青青的马泡瓜被豫东娃欢天喜地摘了满满一口袋,用手捂着生怕被谁抢了去,等到咬了一口那味儿苦到舌根,在呸呸呸的不屑声里,断然断送了马泡瓜们传宗接代的美好愿景。摘到了青马泡,就会自己找乐子,把青马泡放在手心里,团成软软的拿捏着玩儿。

到了农历八九月间,青青的马泡穿上了金黄色的外衣,俨然成了小香瓜、小甜瓜了,它们似一串串铃铛悬挂在马泡秧上,一掂一嘟噜,那种酸酸的、甜甜的、香香的味道,让豫东娃忘记了劳动的苦,忘记了生活的艰辛,咬上一口,齿留余香而终生难忘。

看似平凡,能给天底下最平凡的人们带来一些幸福和安慰,或许这就是马泡生存的最大价值。

# 《周口晚报》——谢谢你

■何 辉

的,规模小、篇幅小、内容少、版面少。就连“周口晚报”报头四个字都是黑字,可能当时还没有彩印吧。我是一个读报爱好者,我们办公室订了《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周口日报》《周口晚报》《中国建设报》《中国市容报》《中原建设报》《求是》《半月谈》等十多种报纸杂志,但我最喜爱的还是《周口晚报》,因为那里有我写作的阵地——《铁水牛》,里面有散文、小小说及随笔等,可以抒发自己的感悟、感知、感想,给生活带来另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和自豪!

十年间,我认识了《周口晚报》的很多朋友,他们在编辑写作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让我学到众多的知识和技巧,使我成为一名文学爱好者。现任总编辑李建成亲自审稿,王吉城老师辛勤编辑修改,还有朱鸿、李国阁、王永剑、杨运栋、朱海龙等同志,他们各具特长,给我不少“文学灵感”。于是,我开始学写散文、随笔和小小说。经过十年磨练,从小到大,从短到长,我的写作水平逐步走向成熟,是《周口晚报》培育了我,是《周口晚报》编辑们辛苦劳动换来我写作的春天,真的太感谢了!

十年里,我笔耕不止,先后在《周口晚报》发表了大量的随笔、散文和小小说,我还把发表在《周口晚报》的作品剪集成册,美其名曰“周口情思”。如《铁牛随想》《父亲》《母亲》《姑妈》《阳台》《提拔》《第十棵合欢树下》和“生活感悟”系列等等,记录我十年间所思所想,留下美好的回忆和记忆。在此期间,我又通过在《周口晚报》的写作,认识了著名作家孙方友

兄弟,十年的友情,让我们成了称兄道弟的好朋友,至今我还留着孙方友老兄亲笔签名的书呢!“陈州笔记”系列《贪兽》扉页上“何辉兄雅正”,没想到成为永远纪念。墨白兄的长篇悬念小说《来访的陌生人》仍放在我的书架上,“何辉兄批评 墨白”签字弥足珍贵。方友兄不愧为“中国小小说之王”,它的小小说堪称一绝。墨白兄也称得上是“后起之秀”,为周口作家群增添了不少光彩。我能通过《周口晚报》认识这两位老兄,真是三生有幸啊!从这一点上说,还得感谢《周口晚报》,是您搭起一个文学爱好者面前的桥梁,为我找到恩师、挚友,让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由于业务工作繁忙杂乱,加上业务知识匮乏,把精力用在学习技术上,我的写作时间明显减少。但今年一年里,我仍抽出时间写上几篇,不然对不起喜爱的《周口晚报》,更对不起为我付出心血和汗水的编辑老师们。比较满意的随想《我心目中的四大名著》几乎占了整整一个版面,但愿与读者产生一点共鸣。散文《儿子三问》,篇幅也不小,但愿给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一点启迪。杂谈《正视自己》,也是一篇较长的作品,但愿给从事写作的同志们一点共勉。我喜欢《红尘情爱》《特别报道》《百姓手写》《铁水牛》等版面,几乎是每期必看,期期必读,好的文章还剪集起来,闲暇时间拜读一下,心里豁然开朗,受益匪浅。

今后路还长,但愿《周口晚报》越办越好!我们二十周年再相会,您一定会达到新的高度,新的境界!

诗歌

## 说着说着，冬天就来了

■徐桂荣

赶在去冬天的路上

七点之后,八点之前

街头行人如织如流,且个个面色凝

重

他们都赶在去冬天的路上

虽然方向不同

秋天的河流已经干涸

飞鸟遗失,苍天空蒙

灰色的流云,暗怀难以名状的悲情

步履匆匆

此时每个人都是落叶

此时,每片落叶都是幸存者

是暂时的幻象

风稍稍一吹,就消失殆尽

想象

说着说着,冬天就来了

窗玻璃上贴满了风声

路两旁的树木和行人一样

瑟缩着手

雪花应该上路了

它从我们的童年出发

纷纷扬扬地

迈着你描摹的那种步履

洁白,飘逸

漫天盛开又倏忽间化去

你一场烟火情事,迅捷凋零

却极尽璀璨与繁华

忍不住,伸出手去

想象着它正莅临

并奢望采几片在手

拼一组诗歌,给你

不提思念,更无关乎爱情

亲爱的,你看它纵情美丽的飘舞

与我们执着寻梦的漂泊

多么相同

此时,只有雪花是明亮的

极目四望

草木昏暗,旷野昏暗

枯槁的枝丫横亘于头顶

将局促的视野,分割成

一小块一小块更加局促的补丁

西北风,呜呜地呜咽着

带来远方昏暗的流云,飞鸟

尘沙,落叶。以及种种莫名的

颓废气息

只有雪花是明亮的

这来自天堂的花朵,一朵一朵

羞答答地躲在阴冷昏暗

的雨滴中,飘飘而下

却还是被我看见。并随之

打开另一扇门,走进严冬

俯下身子

俯下身子,我看到更多的尘粒

俯下身子,我像尘粒一样低

俯下身子,我就是你们中的一粒了

我的姐妹和兄弟

皑皑积雪,苍白而又锋利

在更苍白更锋利的阳光下

一点一点地塌陷着

慢慢地消融,消失

我们都是积雪下的小生命

小到不能再小,小到忽略不计

并在雪水里互望着,安静地

承受这世界的寒冷和潮湿

